

57X

52

28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索隱曰翟音狄俗又音宅也理志縣名屬潁川戰國策以

不韋為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雖云太史公採戰國策然為此傳當別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已異聞改易彼書遂令不與史記合之也賈音古鄭玄注周禮云行曰商賈曰賈正義曰陽往來賈賈也往來賤買貴賣也

索隱曰王劭賣作鬻音育案育賣義同今如字讀家索字金秦昭王四十年大

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

索隱曰名柱後立是

為孝文王也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

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

男名子楚索隱曰即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曰吾楚

子子

盧云賈人庸賤求利者以子楚為奇貨者莫其後貴决云此人於貨也居謂室

人也而子字之乃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為秦質子變其名曰子楚於趙索隱曰質舊音致今讀依此穀梁傳曰交質秦數

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索隱曰韓信襄王亦曰韓信襄王

之孽孫張晏曰孺子曰孽子何休注公羊孽子賤子也非嫡正之子曰孽質於諸侯車乘進

用不饒索隱曰下文又云以五百金為進用宜依小顏讀為賈音才刃反進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

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

居以子楚方財貨也。正義曰戰國策云濮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

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主立定國之贏幾倍曰

無數不韋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飽食今定國立君

澤可遺後世願往爭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聊城故

往說之乃說秦后弟揚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而駿馬

盈外廐美女充後庭主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太子用

母母

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年於太山必無危亡之患矣揚泉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後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

王一日山陵子後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

楚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引領西望欲一得歸王

后誠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揚泉

曰請入說王后為請於趙而歸之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

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

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意遂與密謀深語也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

太子王昭王也安國君子楚父也

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

適嗣者正義曰適音嫡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

又居中不甚見幸父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

華陽夫人
義曰親謂安國君

則子無幾得與長子正義曰言子楚無及諸子曰暮在
前者爭為太子矣索隱曰幾音冀幾望也左傳曰日月
母在中高誘注云子後秦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
曰子貧客矣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
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字為適
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
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
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
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
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

呂不韋傳

言中
義曰言華陽夫人
才建子為安國
君嫡嗣而又養之
為嗣也
舉立以為適而子
一夫在則尊重

三十一

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索隱曰戰國策在說曰吾
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
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
而子之索隱曰以此為一句子為養之為子也然欲分
意亦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
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
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
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
時後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
然承太子閒從容言索隱曰閒音閑子楚管秦趙者絕

大三四六小一及四

政者始皇帝也

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
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
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
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
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索隱曰言其姿容
絕美而又善舞也
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
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索隱曰釣者以取
魚喻也奇即上云
此奇貨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
十二月也
可居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
十二月也
蓋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固當踰常期也生子
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主爵圍邯鄲

呂不韋傳

邯鄲

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
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
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
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
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為
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
陽后為華陽太后索隱曰劉氏本依所生母生
衍字今檢諸本並無少字也真母夏姬尊以
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
索隱曰下文尊為相國案百官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
掌承天子助理萬機秦署左右高帝署一後又更名相
國哀帝時更食河南洛陽十萬戶索隱曰戰國策曰食
藍田十二縣而秦本

一年薨 是安國君也
夏姬子楚真母也
正義莊襄立丞相
至始皇又改為相國
秦有左右丞相高帝
置一丞相十月更名
相國孝惠高后置
左右丞相文帝置
丞相有兩長文皇帝
更名大司徒也

大六五小三

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莊襄

王即位三年豐太子政立為王徐廣曰時尊呂不韋為

相國號稱仲父正義曰仲中也次父也蓋秦王年少太

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

陵君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始皇

君索隱曰王劭云孟嘗春申死已以據表及傳孟嘗春

相傾呂不韋以秦之疆蓋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

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

呂不韋傳

呂不韋傳

細目集覽卷之三
秋九月秦嬴毒
作亂伏誅夷三族
秦王遷其太后
於雍注字曰初
秦王即位年少太
后時文信侯
通王益世文信
侯恐事竟及禍乃
舍人嫪毐詐為
宦者進之生二子
封毒為長信侯
以事皆決於毒至
是有告毒實非
宦者王下吏治毒
懼矯王御璽
發兵為亂王使相
昌平君昌文君
之毒戰敗走獲
夷三族遷太后
不雍黃陽宮殺

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

二紀二十餘萬言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

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索

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新城武帝

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

恐覺禍及已乃私取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

使毒以其陰關相而行正義曰以相令太后聞之以

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入

呂不韋傳

呂不韋傳

其子下令敢諫

有死諫而死者二

人斷其四肢積

闕下齊客茅

請諫王天怒

而劍而坐 正

山趣召鍾欲烹

焦徐行至前再

拜謁起稱曰臣

有生者不諱死

有國者不諱亡

諱死者不可以得

生諱亡不可以得

存死生存亡聖主

所欲急固也陛下

欲聞之乎王曰何

謂也焦曰陛下有

狂悖之行不自知

邪車裂假父囊

撲二婦遷母於雍

殘戮士禁紂之行

不至於是矣今天

下聞之及解解無

鄉壽者臣竊為

下危之臣言已矣

解衣伏質王下

殿手接之爵以上

駕盧左方迎太

后歸復為母子如

和集覽嫪毐居

劉伯莊曰嫪居

反毒徒酷反如

好曰嫪郎報反

以爲罪告之

正義曰上音輔 謂宮刑首廢也

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

詎實則得給事中

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詎論之拔

其鬚眉爲管者

遂得待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

太后恐人知之

詎卜當遷時徙宮居雍正義曰雍故城在岐雍縣南七

里有秦都

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毐家

僮數千人

諸客求官爲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

襄王母夏太后

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

葬壽陵

正義曰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平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太后子莊襄王葬

芷陽

索隱曰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兆霸陵縣故芷陽縣在長安東也正義曰秦襄莊陵在雍州新豐縣

西南二十五里

始皇在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索隱曰杜原之

呂不韋傳

孝文王安國君也華陽太后莊襄王之養母也

正義曰漢宣元康元年以杜東原上爲初陵更名韓爲杜陵在萬年縣東南十九里從始皇七年夏太后至宣帝元康元年一百七十四年今年代記推之則始皇七年華陽至宣帝元康元年震計一百七十六年也

東也。正義曰夏太后陵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

年旁當有萬家邑索隱曰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漢舊儀武昭宣二陵皆二萬戶計去此一

百六十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官者常與太后私亂

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爲後說此妃

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

乃皇帝假父也嫪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

白始皇。索隱曰劉氏嫪音其矩反今俗本多作嫪字

蓋相承錯耳不近詞義說苑作嫪子言輕諸侍中以爲

窮窶家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

之子也九月夷嫪毐二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

索隱曰說苑云遷太后咸陽宮地理諸嫪毐舍人皆沒

其家而遷之蜀索隱曰家謂家生資物並沒於官人口則遷之蜀也王欲誅相國

用反以緘囊盛

王所建假父指

名也應劭曰宮

不知也其音陽

共名昌文君名亦

扶風郵縣秦

毒臺樓

名也應劭曰宮

不知也其音陽

共名昌文君名亦

扶風郵縣秦

毒臺樓

名也應劭曰宮

不知也其音陽

共名昌文君名亦

其人投擲而擊手

又信侯呂不韋也

太后始皇之母也

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衆王不忍致
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
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
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
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
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
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徐廣曰十一年駟案
南路陽比邱道西大家是也民傳言呂秦王所加怒呂
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
九年太后薨謚為帝太后索隱曰王邵云秦不用謚法
此蓋號耳其義亦當然也始

呂不韋傳

皇稱皇帝之後故其母號為帝
太后豈謂誅列主時之行乎
與莊襄王會葬芷陽徐廣

曰一作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索隱曰按文信

不韋封也嫪毐封長信侯上文已言不韋封此人之告

贊中言嫪毐得寵貴由不韋耳合作長信侯

嫪毐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

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斲年宮正義曰斲年宮在

發市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索隱曰地

論語曰夫聞也苟色取仁而行違吾之不疑

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色行則遠

在下

善子張河士何如斯
謂之違矣子曰何
爾所福之違者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之也非違也夫違也
觀色慮以下在邦
達在家必違夫河
者

索隱述贊曰

不韋釣哥

委質于楚

華陽立嗣

邯鄲獻女

及對河南

乃號仲父

從蜀徵誘

懸金作語

籌策既成

富貴斯取

史記八十五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

索隱曰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劇然則沫宜音劇沫劇声相近而字異

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

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

索隱曰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

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

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

索隱曰

劉氏云短劍也蓋鐵論以為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云

且左傳魯莊十年戰長勺用曹劌謀敗齊而無劫桓公

記其行事之時日也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

以本乍已

有南境歷魯之

國都 歸中乍還

何欲索隱曰公羊傳曰管子進曰君何求何休曹沫曰

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其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

索隱曰齊魯隣接今齊數侵魯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

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不壇北面就羣臣

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索隱曰管

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

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

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曰專字亦作刺音同左傳作

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

壽夢

吳王諸樊

公子光

餘祭

夷昧僚

季子札

子光

正義諸樊

之子也

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

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王乃止

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

未可說以外事索隱曰言其上有內難弒君之志且對

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

次曰餘祭索隱曰祭音則界反次曰夷昧索隱曰昧音亡昌次曰

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

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

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

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

嘗本乍常

平王名也注曰未
向盟而赴以名也

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
 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
 家云十二年此云九年並誤據表及左傳合在僚之十一年也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
 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索隱曰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
 左傳作掩餘屬庸掩蓋義同屬燭字相亂耳事在魯昭
 二十七年地理志廬江有潛縣天柱山在南杜預左傳
 注云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正義正義使延陵季子於
 日潛故城在壽州霍山縣東二百步
 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
 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
 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
 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

刺客傳

傳曰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專諸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
 專諸曰王可殺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注猶言我無若是我何欲以老弱託光也光畏我身猶尔身

何我何言王僚不可
敵公子光也

注曰以其子為卿左傳
 遂殺王闔廬其子
 為卿注曰專諸子
 為卿

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索隱曰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則專諸變僚可殺言其少援助故云無奈我何大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愛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亦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強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義非公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徐黃曰密一作空索隱曰僚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
 之十二年夏也吳系家以為十二年非也左氏經傳唯言夏四月公羊穀梁無其文此與吳系家皆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謂掘地為室也所以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口階陞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音披索隱曰兵器也劉達吳都賦注鉞兩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
 音陽為如

俗通文曰七首其頭
類七故曰七首短而
便用也

字左傳曰光為足疾此之詳即傷也 使專諸置匕首魚
或讀為音為非也豈詳為重言耶 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擊
灸之腹中 徐廣曰灸一作炮 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擊
魚因以匕首刺王僚 索隱曰刺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
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
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
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徐廣曰闔閭元年至
年豫讓 晉滅智伯六十一
一作襄

豫讓者晉人也 索隱曰案此傳所 故嘗事范中行氏而
無所知名 索隱曰案左傳范氏 謂昭子吉射也自士會
也自荀林父將中 去而事智伯 索隱曰案智伯衰子荀
行後因以官為民

世家曰晉出公十年智伯代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母郵將而圍鄭智伯醉以酒灌擊母郵 群臣請死之母郵曰
石所以置母郵為能忍詢云 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太子母郵代立是為襄子

之後苑中行智伯 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
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
襄子最怨智伯 索隱曰謂初以酒灌後又率韓魏水
其頭以為飲器 索隱曰案天苑傳曰匈奴破月支王以
捍檻也晉灼曰飲器虎子也皆非捍檻所以盛酒耳非
用飲者晉氏以為為藝器者以韓子曰氏春秋並云衣子
索智伯頭為溲杯故也 正義曰劉云酒器 豫讓道逃
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今智伯知
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
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
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

此義曰呂氏春秋云豫張欲報趙襄子滅晉去眉云

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
 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
 去之索隱曰卒音足律反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音頤。索隱曰頤惡瘡病也凡瘡有毒近之多患若腫若頓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苦癩耳然所類音相近古多假所為類今之頤字從疒故楚有類鄉亦作厲字也戰國策亦作厲吞炭為啞索隱曰啞音烏雅屬字也戰國策亦作厲云縶身為厲滅鬚去眉以變其容為乞食人其妻曰狀兒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豫遂吞炭以變其音也使形狀不可知行之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索隱曰欲謂因得殺襄子顧反也何乃殘身

以為此者正義曰吾為極難者今天下後為人臣懷二心者必故漆身吞炭所以不事襄子也

者謂

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索隱曰劉氏云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請令為厲啞也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也索隱曰言寧為厲而自刑而近賊非忠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正義曰汾橋下架水在于并州晉陽縣東一里也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入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

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曰戰國策云衣出血者大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曰吾可

刺客傳

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

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里三十里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

陽嚴仲子事韓哀侯索隱曰高誘曰不遂字仲子案表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爲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太史公聞疑傳疑聞信傳信事難的據欲使兩與韓相俠累有卻索隱曰俠音古反案戰國策俠累名偶也曰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偶之過韓偶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

以救解是有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

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

疑傳疑兩存

疑傳疑兩存

疑傳疑兩存

疑傳疑兩存

義曰年表云韓列侯年盜殺韓相俠累云哀侯六年韓嚴殺其君韓世家並同國策云偶走而抱不侯可明政利之兼哀侯按世家及年不列侯後次文侯也次哀侯九三世也侯三年至哀侯六十七年其懸隔未孰是蓋太史信傳疑傳疑兩存

音旨 女涉及

嚴 正義 作嚴

偶

狗本乍獨

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一作賜。索隱曰案戰國策作觴

近為得也。正義曰數色更反。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溢前

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

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

夕得甘毳此為反。索隱曰鄭義相通也。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

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

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

用為夫人麤糲之費正義曰糲酒糲米也。脫粟也。韋昭曰

夫人漢書宣元王傳王過夫人益誦為夫人乞嚴去按

夫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夫人故言遲是

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

狗本乍獨

離騷曰呂望之鼓

以考遭周文而得

鼓刀而屠也

志辱身索隱曰言其心志與身本應高潔今乃卑下其

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

人也索隱曰禮記云父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

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父之聶政母死既已葬

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正義曰古者相聚汲

故云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

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

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

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

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

敢

本作請益具下

此義曰言多人不生擒
韓相其言即漏泄也
之言曰多人殺韓相
不能無被生擒得之
有其語必泄也

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已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
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
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
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
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
下幸而不益請登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
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索隱曰高誘曰韓都穎川陽翟衛都東郡濮陽
故曰相去不甚遠也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
多又多入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曰戰國策作無生情言
也云生得言將入多性殺俠累後生得失則語泄語泄
有被生擒而事泄亦兩俱通也

刺客列傳

董我謂自刺其面
及決其眼睛
決一作抉

將本年懸

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難徐廣曰一作難○索隱豈不
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
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
殺俠累徐廣曰韓列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
名倪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倪
兼中哀侯○索隱曰戰國策曰政直入上階刺韓倪二
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高誘云東孟地名也
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
索隱曰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
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
自屠
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正義暴購問莫知誰
蒲酷反
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
也政姊榮一作榮○索隱曰榮其
姓名也戰國策無榮字聞人有刺殺韓相者

大行八小行三

史記卷之

乃於本邑中而言正義
起本乍卦正義

諸家毛公人師說諸家
二字讀

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
索隱曰劉氏云 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
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
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
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
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活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
母幸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楚詞云選及吾君之
無恙風俗通云恙病也九人相規及通書皆
云無恙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齧虫也 妾未
善食人心俗悉患之故相勞云無恙恙非病也
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
困汚之中索隱曰案察謂觀察有志行 而交之澤厚矣
乃卒之劉氏云察猶選也

刺客

自刊以絕義

絕從義

劉竹芳切削也

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
以絕從徐贇曰恐其姊從坐而死 索隱曰重音持用
其身令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是旁而徐
氏以為從坐非也劉氏亦音足松反 正義曰重直龍
反自刑作判說文云判劉也按重猶憂惜也本為嚴仲
子報仇訖愛惜其事不令漏泄以絕其蹤迹其姊妾云
為已隱 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
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
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
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斂之難索隱曰濡潤也
若勇躁則必輕死也重難並如字 必絕險千里以列其
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

姊弟必說也

乃

故云

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也

荆軻之事徐氏據六國年表而言則謂此傳率略而言二百餘年亦當時為不能細也○正義曰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年

荆軻者衛人也索隱曰案贊論稱公孫季功董生為余道之則此傳雖約戰國策而亦別記異

聞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索隱曰軻先齊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爾荆慶吉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

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呂氏劍技曰持短入長倏忽從橫

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

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正義曰懷州河內縣荆

刺客

軻嘗游過榆次正義并州縣也與蓋聶論劍索隱曰蓋音古聶反蓋姓聶名

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且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已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義曰攝猶

也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索隱曰魯姓句踐名也與

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

索隱曰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為名漸音如字正義音子廉反荆軻嗜酒日與狗屠

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索隱曰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為名漸音如字正義音子廉反荆軻嗜酒日與狗屠

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說以...後也

卷之六

鞠武

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徐廣曰故然其為以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二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二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曰鞠音趨又如字人姓名也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比

鞠武

三

四

之作已

大於期

太心

以當期之

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正義曰以北謂燕國也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批音白結反○索隱曰批謂觸擊之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索隱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為心戰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索隱曰振救也言雖有管晏不能謂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

有

三晉

謂

非獨於此也言約晉
連齊楚購單于謂
其多也

直也正義曰謂不煩
史言正義之意置
下絕句匈奴字畧之
夫行以下至道哉六
七字一本无之

言秦擊燕如燎
鴻毛於焠炭豈有
大事乎謂其輕易
也
正義言沈審也

正義曰謂引導守甲光

衰无作老衰

圖一作
卷十七

齊楚北購於單于索隱曰戰國策購作講講和也今讀
字常難今言欲北與匈奴連和也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其後廼可圖也太子曰
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正義曰惛音昏恐不能須臾且非
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
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
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
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
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
且以鷓鴣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
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

刺客傳

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
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
為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抹索田光坐定
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
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
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
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正義曰燕
光荅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
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
光所知荆軻神勇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
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

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
諾正義曰俛音俯俛音俯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
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
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
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
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
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
之非節使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
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
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

刺客傳

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
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
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
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索隱曰案無父稱孤時
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
或記者失辭或謂侯嫫子時亦備稱今秦有貪利之心
孤也又劉向云丹燕王意之大子

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
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
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
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
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

闕
三九二

盧云言魚有此願不
知所委寄

蓋我日所字下有欲字
名非也
正義作投蛙

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索隱曰闕視也秦
王貪索隱曰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
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
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
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
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
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
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大牢具異物間
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索隱曰燕太子
東宮池軻拾尾投龜太子奉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
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

刺客

樊於期得罪於秦之
至燕
元古帝友
又苦浪友

破

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久之荆軻未有行
注盛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
竟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又其地進兵北略地至
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自暮渡易水則
雖欲長待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
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
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
城縣有督
亢亭騶乘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索隱曰地理
志廣陽國有薊縣司馬彪郡國志曰薊縣方城有督亢
亭徐說是也○正義曰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
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奉獻秦
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
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

大珍此小一百

可謂深矣
及購千金以過深矣

樊

之荆軻知太子不為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
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
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
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
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
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
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劍徐廣曰搃音張鳩切一作抗
也抗音苦浪反言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
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搃搃而進徐廣曰搃一作
曰搃音烏華反搃音烏亂反字書作搃掌曰此臣之日
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搃也

刺客傳

名

索隱曰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
切齒傷人肉血出如絲
索隱曰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
切齒傷人肉血出如絲

有所待欲復言荆軻
有所待欲復言荆軻
有所待欲復言荆軻

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切齒傷人肉血出如絲
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
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廣曰徐
一作陳○索隱曰徐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焯染也
姓夫人各謂男子也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七
音忽潰反謂也乃裝為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
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索隱曰忤者逆也音五故反
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
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

白衣冠 盧云必死之計
如送喪之禮素

淚一作髮

前以下至復還字

本元 復一作後

荆軻不顧

刺客

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
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
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
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
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正義曰易州在幽州歸義縣界高漸離擊筑
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正義曰徵知姓反士皆垂淚涕泣又
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
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
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
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

盧云九州之貴備諸侯
之禮也

陸一作階

為中十番某方

事或作使

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
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
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
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
九賓正義曰劉云設交物大備即謂九賓義為釋見燕使者咸陽宮
殿則紫宮象帝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橋南度以法牽
也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音匣甲反匣亦函也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
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
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事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

女無且侍

刺客

持地圖軻既取圖而奏之秦王發圖窮而匕首見因

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楹之未至身秦王之

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索隱曰室謂鞘也○正義曰燕太子云左

手楹其背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而死召

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走王於是奮袖超昇而走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

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君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

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

兵皆陳殿下索隱曰諸郎中若今宿衛之官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

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

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索隱曰且音即餘反以其所奉

藥囊一本下藥

所說虛四言言負其劍何不用也

藥囊提荆軻也正義曰提姪帝反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

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索隱曰王即曰古者帶劍上長

前短易技故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

引其匕首以擲秦王索隱曰擲與擲同古字耳音持益反不中中桐柱正義

曰燕太子云荆軻拔匕首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

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

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漢益鐵論曰荆軻懷數

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賈育者介七尺之利也

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

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

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

大...

銅

遼東

遼東

漢書索布信曰
為酒家保孟康
酒家作保庸
也保信故謂
保師言謂庸作
受顧也為保謂
保可任使

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
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
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
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
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
中索隱曰水名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
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
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
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
賣庸於齊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於酒家
言可保信故曰庸保鵬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

刺客

索隱曰言又信其
約契也避不取
如有何窮極

傳客之

子孫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宋子故城在魏州平類縣北三十里。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索隱曰謂主人家之左右也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主人召使前擊筑。索隱曰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韋昭云古者男子為丈夫尊父嫗為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疋丈人故言遲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是也。索隱曰約謂貧賤儉約既為庸保常畏人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事之。徐廣曰互以為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

殺太子殺

與之

勾踐刺胸

魯勾踐者嘗於
耶那傳爭道怒
而叱荆軻丹也

曹沫專諸殺濂
萌攻荆軻五人也

較六用

曹沫置已首於案
王愾笈位而立半光

殺濂乃更名姓

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海各

反○索隱曰一音角說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

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索隱曰案劉氏云以鉛為復進

得近舉筑朴秦皇帝索隱曰朴音普不中於是遂誅高

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

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索隱曰案不

之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大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

也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

此說仍云唐門大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

刺客索隱曰太子丹曾於秦秦王過之先礼不礼意欲殺秦王不聽

橋款陷丹也橋者不費凡信通曰燕太子丹天為雨粟烏頭白馬生角也

李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
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索
明也較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

曹沫盟柯

定吳篡位

刎頸申冤

懦夫增氣

返魯侵地

彰弟哭市

操袖行事

暴秦奪魄

專諸進炙

報主塗廁

暴秦奪魄

暴秦奪魄

樊作期自
刎頸也

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刺趙襄子

八字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